



蒲草扇子

闫英学

小暑过后,天气异常炎热,酷暑难耐。

热浪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弄得人有些寝食不安。此刻,让我想起了儿时住在乡下的日子,想起母亲给我们编织的一把把蒲草扇子。

童年,是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度过的。

在村后不远处,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宽不过五十米,站在老宅后侧的土墙上,就可以看见那条小河的大堤。

小河虽然不宽,但是一到夏季,河水有时会暴涨,浑浊的河水夹带一些树叶、草棍子横冲直撞。在我们村和对岸那个村子之

间,有一座石桥,那些从上游冲下来的杂物,常常被那座石桥的几个石墩子给拦住,咆哮的河水卷起老高老高的浪花。

多数时间,河水是平静的,也是清澈的。在河水靠近岸边的地方,生长着一片片蒲草,直挺挺、绿油油,受到河水的滋润,到了夏天长势非常快,高的都在一米以上,有的还高出了人的个头。蒲草伸展出的叶子晃悠悠,一些水鸟落在上面觅食,或是飞来飞去、“唧唧”玩耍,弄得蒲草东倒西歪,看上去有些“浪漫”。

乡下人都说“蒲草是个宝,编织离不了。”这话一点也不假。

住在乡下,蒲草的作用实在太

大了,编织扇子、垫子、席子、草鞋,还有枕头,蒲草的用处简直数不胜数。

儿时的夏天,我总能看见母亲给我们编织蒲草扇子。从记事的时候起,母亲哄我们睡觉时,一边给我们哼儿歌,一边用手摇动着那把蒲草扇子。

蒲草扇子多半是圆形,再插上一个巴掌长的小木棍,固定在最下端。为了美观和耐用,有的人家还把那个用于固定的木棍也用蒲草编织在里面,母亲就是这样编织蒲草扇子的。

母亲编织的蒲草扇子有许多好看的图案和花纹,不像有的人家那样简单地一上一下“编马莲

垛”。母亲把对儿女的爱,都编进了一把把蒲草扇子里。

夕阳西下,乡下人吃饭早,大人孩子围坐在大柳树下或是阴凉一些的墙根下,人手一把蒲草扇子,听人讲笑话、说故事,不但身上凉快,也会驱散周围“嗡嗡”叫的蚊子和“小咬”的进攻。

乡下的夏天,虽然窗户全部打开了,但空气还是闷热闷热的。睡觉前,每人手里一把蒲草扇子,边说话边扇风,摇着摇着,也就慢慢进入梦乡。

蒲草成熟后,蒲草中间伸出来的“蒲草棒”,孩子很喜欢,大大的蒲草棒像是一根根诱人的“香肠”,直挺挺地“站立”在蒲草中间。但

此时的蒲草还是软软的、湿漉漉的,很轻,割下一大捆,也没有多少重量。

割下的蒲草,除了编织一些来年年夏天使用的扇子以外,人们还用它编织垫子、帘子、草鞋等。

母亲年年都给我们编织蒲草扇子,也不知道用坏了多少把。在炎热的夏天,我们是在蒲草扇子的风凉下,度过了一个个酷暑,在蒲草扇子的味道中渐渐长大成人……

又是一个盛夏,在公园绿地或是湖畔散步时,清风袭来,总会闻到一股股蒲草的清香,那一把把蒲草扇子,便又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心于是变得安宁自在,清凉许多。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

孙成文

也许是一种巧合。当我们辽黔散文作家“重走东北抗联路”采风团一行抵达杨靖宇将军殉国地时,我随意看了一下时间,正好跟解密的日伪档案中记载的杨靖宇将军当年在这里牺牲的时间相吻合——下午16时30分。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三道崴子,位于靖宇县城西南六公里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

此时,天空突降阵雨,刚刚还是晴空万里。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来,那种疼惜与悲愤交织的情绪,让脚步也变得沉重起来,随着众人默默地冒雨从陵园的正门牌楼进入。

杨靖宇将军殉国地陵园的牌楼采用古式黄色琉璃瓦建筑,正面是陈云亲笔题写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蓝底金字,背面是郭沫若题写的“浩气长存”金色大字。沿水泥甬路前行100多米处的中心广场上,耸立着用浅褐色花岗岩雕琢而成的杨靖宇将军的塑像,黑色大理石围成的基座上,是彭真题写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金色大字。广场两边的苍翠松柏,在雨水的洗涤下更显庄严。

就在所有祭拜者秩序井然地集聚在杨靖宇将军塑像下时,雨突然就停了,紧随的就是一道彩虹从水雾蒙蒙的深壑中拔出,那一抹淡淡的蓝黄红交织的色彩若隐若现,在杨靖宇将军塑像的上空画个圆弧。

此番景象,一名来自辽宁的作家用了一个词形容:气贯长虹。这个词,不仅应景,更与杨靖宇将军的气概、气势、气魄完全符合。

似乎,在这道恰好的彩虹

加持下,我们的祭拜活动更具氛围。尤其是音响中循环播放的那首诞生于1936年抗日救亡歌曲《五月的鲜花》,让现场的气氛变得格外肃穆,歌词中传达出对抗日志士和民族觉醒者的歌颂,以及朴素、轻缓的旋律,达成了我们一行祭拜者深沉情感的共鸣。

黄色菊花围成的花篮放在底座正中,一枝枝白色的菊花有序地摆放,一段低沉却又又不失激昂的祭文、一分钟的默哀、三鞠躬的敬意,连同几声女性的抽泣……这一切都是后人对一个伟大民族英雄无限地崇敬和深深的缅怀。

前方不远处的一块青石精心磨制而成的纪念碑,碑身正面刻着“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殉国地”12个正楷大字,背面刻有杨靖宇同志简历;碑身两侧镶嵌的条形石面上刻有民族风格的回字形花纹、红灯和海浪花等饰纹,碑首起脊成瓦楞形。

纪念碑旁的常青树,正是杨靖宇将军1940年2月23日只身一人与日寇英勇作战最后壮烈牺牲时背倚之树。常青树下的碑文记载:“原树是一棵直径约0.6米粗的‘扭筋子树’后因年久干枯朽烂,靖宇人于1963年春,将这棵杉松移植此处,用以缅怀先烈,意喻将军英灵永存,万古长青。”故名常青树。

仰望着这棵移栽了62年之久高大粗壮的杉松,树干笔直、树冠如盖,四季常青,如将军忠骨,挺立不屈。抚今追昔,思绪万千,仿佛时间又回到了1940年2月23日16时30分,杨靖宇将军依靠此树,孤身一人面对强敌的血战中,胸部连中多枪

倒在树下。

此时,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一幕悲壮场面:杨靖宇将军的血流在雪地上,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是那样醒目耀眼的鲜红。风穿树林,发出阵阵悲鸣,片片雪花簌簌落下,那是巍巍群山、苍莽深邃的原始森林在为没能给这位不屈的英雄提供掩护而扼腕叹息,是天公、大地在为这位忠诚的战士垂泪!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的常青树的南面,一个约2000平方米的广场,正中矗立一座15米高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纪念碑,塔身正面刻有朱德元帅题写的:“人民英雄杨靖宇同志永垂不朽”13个金色手书大字。15米的塔高,标志着杨靖宇将军自1925年加入共青团到1940年为国捐躯,为民族解放艰苦奋斗了15年。

纪念碑背靠着满是杉松的山坡,此时夕阳斜照的松林,将白色的纪念碑映照得更加醒目。尤其是塔的背景中那一大片高大的杉松林,在我看来,它们跟杨靖宇将军那天地英雄气,浩然壮国魂的精神是十分匹配的。

杨靖宇将军,您正如此塔,注定成为我们民族不倒的一个大大惊叹号!

山河念英魂,浩气共长存。其实,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凭吊的我们也深知: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杨靖宇将军等民族英雄,是黑暗中的一道强光,对祖国和人民最为忠贞的信念,让他们选择了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慷慨赴死。

唱给另一个自己

王金霞

养在纸上的小字

吃了五月的青草

已膘肥马壮

挑选,站队

排列成一首

一掐就流出水的诗

像爱情 鲜嫩多汁

把一朵花的唇语

留在十八岁

我那被一根发簪

戳得千疮百孔的青春啊

在一首诗里取出针线

缝缝补补

我用酒杯接了一盅六月的雨

假装那年你递过来的酒

彼此早被时光煮透

不再有甜言蜜语

从杯里流到口里

好吧,亲爱的

我笨拙的针脚里

藏着一首歌

偷偷地

唱给另一个自己

兰花的启迪

张若雯

我是一个不善养花的人。那些被我从花鸟市场带回来的生命,在我手中不过是阳台一角的摆设。什么时候想起来,便给它们续上一点自来水,权当保命,有时这点给予也难保,任其自生自灭。

母亲却是爱花之人,去年岁末,母亲来我家小住,她一眼便瞧见了阳台角落里那几盆叶片枯黄,茎秆萎焉,已经奄奄一息的“小可怜们”:“怎么把花养成这样?”母亲心疼地责备道。第二天,她特意去了花鸟市场,买回新土与肥料,蹲在阳台上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松土、施肥、浇水,最后将它们小心翼翼地安置在阳光最好的位置。

我看着母亲沾满泥土的双手和被汗水浸湿的鬓角,觉得为几盆花草如此大费周章实在不值。母亲头也不抬地说:“万物皆有生命,喜欢就好好养它,要不然就别养。”我一时语塞,竟找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来。

母亲回家后,我故态复萌。浇水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母亲倒是惦记着这几盆花,通话时总要问上几句,叮嘱我按时浇水。直到某个清晨,阳光穿过玻璃窗,在兰花叶片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提起水壶准备例行公事,忽然发现几片修长的叶子中间,竟冒出一支嫩绿的花剑,蓄满待发的力量。

这意外的发现让我心头一颤。此后每天起床,我都会在兰花前驻足片刻,看着那花剑一日日拔高,顶端渐渐膨大。一日清晨,薄如蝉翼的花苞皮悄然裂开,露出四个娇嫩的花蕾,它们次第绽放时,我仿佛见证了个奇迹。

原来,那些我们盼望的美好,都需要日复一日的养分与关爱作为铺垫。兰花不语,却教会我道理:对生命的敬畏,不在言语,而在那一瓢水、一捧土的坚持里。

